

明鑑易知錄

明鑑易知錄

綱目續編

山陰 吳乘權楚材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周輯

南宋紀

高宗皇帝

綱乙卯五年金熙宗 宣和仍稱春正月朔日食召張浚還命韓世宗屯鎮江見上卷劉光世屯太平今

南太張俊屯建康見上卷浚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於外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亶太祖之

平二月帝如臨安綱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綱鼎浚

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樛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

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觀十三是賢者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

防綱作太廟於臨安綱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

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綱閏月胡松年罷綱三月張浚視師潭州今

廣府綱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卷五據上流恐楊太見上卷滋蔓萬滋長而蔓延左傳為害請乘

其急討之至醴陵今長沙府醴陵縣釋邑囚數百皆太謀綱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若皆驩呼而去於是相

率來降綱夏四月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昔周成王以上公之爵封微子於宋聖人載之於書綱上

皇卒于金卒於五國城見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

便在燕山卷七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

何遂斬衰服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卷七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

涕

趙張並相

高宗亦成王之仁

司馬朴洪皓忠義

史臣曰徽宗之失國也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穢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弱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欺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勤玩於遠給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喪志縱欲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爾

楊時為程氏正宗

綱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時奉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從彥南劍人。初為博羅府博羅縣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見同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朱熹謂龜山。見同。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延平。今福建延平府南平縣。李侗。通初從從彥學。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俗。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常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樂虛過一
生
豫章先生
喜怒哀樂
未發前氣
象
延平先生

目寅上疏言女真金本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至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讎也。自建炎高宗丁未至紹興高宗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邪。荀子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適觀何薛之事。忍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薛行寅。因乞外知邵州。見上。罷和議。主恢復。張浚之素譏之。可謂自相矛盾矣。孔子曰。以孟庾知樞密院事。封瑗。見上。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尋以伯玖。見上。為和州。見同。防禦使。賜名璩。

喜怒哀樂
未發前氣
象

五月遣忠訓郎何薛先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

胡寅諫何
薛使金

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邪。荀子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適觀何薛之事。忍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薛行寅。因乞外知邵州。見上。罷和議。主恢復。張浚之素譏之。可謂自相矛盾矣。孔子曰。以孟庾知樞密院事。封瑗。見上。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尋以伯玖。見上。為和州。見同。防禦使。賜名璩。

張浚自相
矛盾
孝宗就學
資善堂
中興基業
在是

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尋以伯玖。見上。為和州。見同。防禦使。賜名璩。

趙丞相可謂名實相副

岳飛洞庭之捷

岳節使說今如山

岳侯神算除是飛來

岳侯神算除是飛來

雲間張氏曰趙丞相可謂名實相副者也此舉何其克當之甚耶蓋相業莫先於定國本定國本莫先於教太子教太子非碩德鉅儒聞望素孚者不可也趙丞相先見乎此故以為首務雖然此亦天使然也使黃注為相安能望此舉哉然亦不可獨咎黃注也自徽宗以前豈爽其報於太祖乎諸史册厥後孝宗克成令德豈無自哉書曰天惟式教用休此之謂也天豈爽其報於太祖乎

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大死湖相平目飛奉命討太見上卷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

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洞庭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見同席益

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皆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見七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

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見上諸西浚許之飛遂如鼎州見上卷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

潰會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幸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乘其不備而賊營降其眾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

飛傍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在洞庭湖中竟女相居嘗居此故名木為巨筏塞諸港講水派也水汶汶去聲水又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上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

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首賀曰何神也俱請降眾凡二十餘萬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

周倫詣浚降湖相見上卷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識云

雲間張氏曰武穆為將主之以信義輔之以籌略加之以勇敢又況忠孝素根于心故所向無前成功取捷動輒可必雖古名將不能過焉君子論南渡中興之將當以武穆為首稱

綱秋七月孟庾罷綱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目湖相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以圖中原乃自

綱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目湖相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以圖中原乃自

綱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目湖相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以圖中原乃自

綱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目湖相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以圖中原乃自

綱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目湖相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以圖中原乃自

綱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目湖相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以圖中原乃自

綱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目湖相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以圖中原乃自

綱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目湖相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以圖中原乃自

張浚中興備覽

程氏易傳

三畏齋

范冲舉尹

張浚薦李綱古

張浚

張浚

張浚

張浚

張浚

張浚

張浚

張浚

張浚

張浚

張浚

張浚

張浚

綱鑑易知錄

卷一百一

鄂岳見五六轉淮東在水之東淮水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促歸及至勞去聲問曰卿暑行甚勞羣

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敷置之座隅綱十一月徵

和靖處士尹焞卷見七六于涪浮州初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綱門人昇綱對至山谷中而

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今陝西奔蜀治四川至閬今四川保甯府得程頤易傳拜受之因

止於涪今四川重慶關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舉以自代綱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目張浚薦其忠也綱金伐蒙古目蒙古在女真金本號見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

夜中能視以鱖交魚皮為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綱丙辰六年金天會春二月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綱韓世忠圍淮陽金兀朮救之世忠還綱世忠聞

劉豫聚兵淮陽今河南開封陳州即引軍渡淮旁符離秦縣故城在江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會圍而

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字董見上卷搏戰扼其吭綱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逐進兵

圍淮陽兀朮與劉倪貌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浚浚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去

之曰錦衣驄青白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

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今江南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綱沈與求罷綱張浚會諸將于鎮江見上遣

張俊屯盱盱眙府今屬陽韓世忠屯楚州綱張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

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法戰者世忠遺去聲以巾幘卷五設樂大宴俾婦人

妝以恥之故人人奮勵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即淮安府遂為重鎮綱夏四月起復岳飛為京湖宣撫副使

目飛以母喪扶櫬棺也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綱是時金羊孛興宜行變禮沉飛累表乞終制朝廷不

泗州今江南鳳陽今屬泗州綱浚命光世屯合肥今屬廬州今屬廬州今屬岳飛屯襄陽今屬襄陽今屬楊沂中屯

謂飛曰此君素志也綱秋七月以陳公輔為左司諫綱公輔召還卷見七六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

此君素志

陳公輔

卷七六

為吏部員外郎

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性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見七一字說見同詆誣聖人破心大道非一端也春秋

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漢書記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見十九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

義馮道事四姓八君見六二卷三書法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見八八月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見張浚

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見一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王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法復會謀報劉豫將

南寇趙鼎議幸平江今江南蘇州府帝從之遂命檜庾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見十四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興府俱屬浙又以張浚薦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雲間張氏曰主和議者檜之奸謀排和議者浚之素志今欲收復而薦主和議之奸臣是猶抱薪救火惡能致其撲滅哉雖然君子不可獨罪浚也高宗於檜榜其罪曰示不復用今也榜墨未乾君信

君子識武穆之獄當首高宗張浚而從秦檜則無手得其當矣

岳飛復蔡州飛累戰皆捷遣牛皋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見四三則太行見七一帶山峒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杜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偽齊劉李成孔彥

舟連戰至蔡州今河南汝南府克其城見九月帝如平江岳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今河南南陽府唐縣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見上

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貌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貌于藕塘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於金請先出師南侵而

乞師救援金王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困豫出師嘗不利於

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今直隸大名府滏陽縣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

金蒲盧虎諫拔劉豫

宋高宗 三原卷八十 十五至十三

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以犯合肥見工狃率東路兵由紫荊山在壽州出渦見二三口以犯定遠今鳳陽府定遠縣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今河南汝南府光州以犯六安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時張浚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

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見七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濠州即鳳陽府以與張浚合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見七當急遣張浚合光世之軍蓋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浚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

下而手札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淮南之地正所以屏丙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

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九見上漢今湖廣漢陽府有警何所持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

見四十卷九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示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猗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沮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

州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猗率眾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猗前鋒遇於越家坊敗之猗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過之猗據山列陣天下如雨

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猗眾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眾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卷十五來來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眾大敗橫屍

滿野猗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髻將軍銳胃不可當果楊殿前也節與數騎遁去麟在順昌聞猗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乞

其狀始有廢豫之意和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趙鼎罷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

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諫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

張浚謀法將渡江

楊沂中韓禧之捷

髻將軍

小元祐
忠正德人

趙鼎自朕
己意
廉簡賈冠
之事

陳公輔乞
禁程氏之
學

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見十一卷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
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劉而車駕幸建康見七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
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
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屬浙鼎與浚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
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哲宗初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賜之
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也鼎頓首謝

雲間張氏曰大抵進取中原浚與鼎素志也臣嘗考夫趙鼎陳戰守禦之三策矣其畧曰經營中原
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經營大業
無出於此今鼎反請高宗回蹕臨安則知鼎也故違張浚之見而自勝已意於浚預焉且大臣謀
國必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況浚與鼎好同魚水其間少有私忿者皆已社以順為正有以致之
也獨不見廉簡賈冠之事乎於時節帥當去私忿幹公事與浚諸力銘雖方叔驕惰不恤多讓願不律
之大讎遠祖宗之舊物不使王業歸安一私忿幹公事與浚諸力銘雖方叔驕惰不恤多讓願不律
數今乃不此之務有若庸人孺子瑣瑣爭尚小節鼎亦有所愧焉又況光世驕惰不恤多讓願不律
自罷而非朝廷罷之將乎鼎爭之無謂也故綱目不書曰罷趙鼎而曰趙鼎罷者所以著其私意
也綱目之旨微矣廉簡見二十六卷二七

綱折彥質罷以張守參知政事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
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
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
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時方去聲
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綱丁巳七年金天會十五年春正月以陳與義參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詔元豐改
院不置使至何薜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成服目何薜覲上還始知道君皇帝甯德皇后鄭
是復置焉

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今浙江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去墨臨戎
左傳信公三十三服從戎故墨染其哀而加經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
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染其哀而加經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

高宗終喪何足取

岳飛論復疏

胡世國說蔡種氏之學

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卷二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容議也高宗無恢復之志有偷安之心雖曰致喪三年抑未也以秦檜為樞密使三月遣王倫如金詔以倫為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三月帝如建康以呂祉參謀都督府軍事張宗元為參議

官○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遂尊宣和皇后韋氏為皇太后○劉光世免張浚命呂祉節制其軍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飛自鄂州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顯

項兵隸之帝詔德顯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頓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日月提兵趨京汴洛陽據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陝府

今河南河潼關在陝西西安南府陝州潼關府華陰縣東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俱見卷五經畧兩河河北河東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

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始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顯兵隸飛而請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准西治河南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

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鄴瓊素不相下一旦樞晏入聲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呂祉不習軍旅恐

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張俊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

此軍哉浚絕李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

與浚忤即日上表乞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側浚怒遂以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雲間張氏曰嗚呼天不欲汴宋有賊檜以扼武穆之志焉然觀分注備載張浚武穆之事則知武穆以公道待浚浚以私意窺武穆張浚忌刻殘忍人也武穆守道篤信者也豈可同日語哉綱目大書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山則其見私滅公之意顯矣

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貫兼侍讀未至而罷張浚薦安國見上卷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蔡

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

學

禁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自嘉祐年號以來願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

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

典仍照館閣哀括也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

公揆文章論安國學術頗坡僻除知來州今湖廣安國辭遂復與祠六月沈與求卒岳飛奉詔入朝

遂遣還鎮累詔趣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悅人懷忠孝皆飛

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此者寢閣之命見上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

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左傳信公二十八年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今浙江杭州府錢僻

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秋

八月以張浚為淮西宣撫使綱召淮西副統制鄠瓊赴行在瓊以眾叛降劉豫執呂祉殺之時以王德為

鄠瓊副之瓊與德素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而命楊沂

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在心盧州社復至盧州瓊又訟德社密奏乞罷瓊兵權書史漏語於瓊瓊遂

歸吳中者社妻吳氏持帚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綱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綱浚總中外之政箴事叢委

聲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辭取之大帝未嘗不改容涕淚綱自曰事無巨細必以咨浚及鄠瓊叛

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

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亦罷綱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冬十

月安置張浚于永州綱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己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

朕當下罪己之詔鼎曰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

內批出浚謫嶺南治廣東鼎留不下詰乞旦也明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

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

守亦以為言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洛陽永州今湖廣居住李綱見上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

武穆先見

吳氏死節

張浚薦趙鼎

趙鼎救張浚

尹焞性遠

胡安國遺春秋傳

謝良佐稱文定

春秋傳為高宗而作

高宗無意中原

焞被召工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命漕臣至活見同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九江府遂留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江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十見上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促召入見命為祕書郎兼說書綱張俊棄盱眙見上還建康綱金人襲汴汴州今河南開封府宋舊都也見上卷八執劉豫廢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綱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綱倫還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勿非所較也逾五日復遣倫奉迎梓宮於金

綱戊午八年金天眷正月張守罷

元年春正月張守罷

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孫吳東晉宋齊梁陳為帝王都氣象雄偉

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

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見上卷六

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

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

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因潛心

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謚文定安國疆

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朔以罪去愛君憂國

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謝

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安國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枯也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綱帝定都臨安帝自建康至臨安見上卷八自是始定都矣嗚呼高宗至是誠無意於中原矣苟有志則高宗寤恐秦相宗之土地忘父母之仇而偷安於一時也耶直書定都不再取而其義自見

綱三

趙鼎薦秦
檢
晏敦復先
見

賜孔玠

秦檜留身
奏事

秦檜留身
奏事

今日如人
忠肅

月以劉大中參知政事王庶為樞密副使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指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故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陳與義罷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庶至淮南鳳陽府上遂移張浚下張宗顏軍淮西汝南府巨師古屯太平州卷二五五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見工卷泗州九上緩急為聲援以劉錡軍駐鎮江見工以固根本五月王倫偕金使來倫至會甯奉天府開原縣見金王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捷懶自河南還言於金王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王命羣臣議蒲盧虎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六月賜行聖公孔玠衢州今浙江

田凡五項以奉先聖祠秋七月彗星見五卷見王倫復如金秦檜復請遣倫八月金始頒行官制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金以會甯為上京臨潢府為北京會甯即海古地金之舊土初稱內地至是升為上京會甯府改遼上京臨潢府在奉天府遼陽州城北黃水南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今山西南京大興今直隸順天府中京大定府卷七五則仍舊云冬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

忌之薦蕭振為侍御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趙鼎罷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因奏事久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為之辨帝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制也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鼎乃引疾求罷且言臣議論出處與劉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十四入辭言於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悌之說脇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病也復當靜以養之若復攻也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為

綱鑑易知錄

宋高宗

卷十一

六原卷八十一二十三至二十六

秦檜留身
奉事者三

勾龍如淵
為秦檜謀

韓世忠四
上疏

廉恥道喪
三綱掃地

曾開不單
圖書

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鑿無虞他人所不及

承左傳文公十七年畏首畏尾無餘孽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卷二十此不足以論大

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不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

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

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

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其志金以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

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與王倫先是王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

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

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秦檜王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

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為名

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

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

韓軒周氏曰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不曰來聘而曰來言綱目畧無隱諱者罪宋也高宗忘父母之大讎信姦臣之說斥正士銳意和戎而以詔諭為名縱復河南陝西之地得

不備失屈辱益甚矧來信而宋人廉恥道喪國不成國君不成君臣不成臣而三綱於是掃地矣

十一月以孫近參知政事罷直學士院曾開詔羣臣議和金得失貶樞密院編脩官胡銓監廣州

都鹽倉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温

言慰之曰王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勿願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

若高麗之於本朝高麗奉表正朔耳開曰王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王庇秘民奈何自卑辱至

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

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猶慮羣言乃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受和在

張彙華十
九人極言
不可和

李綱諫和
議疏

胡銓抗疏
諫和議

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聲去得失於是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
 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澄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提
 舉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還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
 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見上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
 為此名以遣使其要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
 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自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
 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恠同共盧含反○恠亦貪也左傳德公
 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
 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賂宣創前漢書董仲舒傳民日賂月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
 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
 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
 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我也陛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
 以祖宗之位為金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
 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
 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欽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
 者誰不以此說啗淡之也餌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
 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
 如主况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
 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卷五十六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
 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

導陛下如石晉五代晉石敬瑭孫近傳附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

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臣折

曰有禦侮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負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短三人頭竿之藁

街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門內舊有靈夷邱然後羈雞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

臣有赴東海而死卷八甯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今廣

樂給舍給事中及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於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今廣東都監倉宜興今江南常州

進士吳師古侵失二音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誦師古坐流袁州今江

州剛中謫知虔州今江西安遠縣屬贛州府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

爾他日何所不至邪無言土庶罷其光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潭州秦檜既定

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和議將揭

己未九年金天眷春正月大赦以金國通和大赦江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略曰乃上

穹天也天形開海禍悔前日之禍宋而轉而祐之左傳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興

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二上疏言燕雲見七之舉其鑿不遠虜自宣和徽宗以來

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

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

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大小將帥孰不

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忽也又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見五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

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見一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

後世譏秦檜恨也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立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河北唾

吳師古致
明鑑書

張浚謀議
和議

岳飛力陳
和議之非

范如圭以書責秦檜

趙鼎與尹焞

蒼柱之性
到老愈粹
李世輔忠義

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温言獎譽平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見七十一卷其幕莫客幕府擬為賀表璘愀然之魏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切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二月遣判大宗正事士懷鳥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脩奉陵寢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力諫和議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內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還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泣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懷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己益怒如圭遂謂告去以尹焞提舉萬壽觀

賈兼侍講辭不拜先是資善堂上朔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焞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和議為非固辭不拜以王倫為東京留守命倫交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

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見五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受命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兀末遂自祁州渡河而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命炤宣諭陝西炤至鳳翔今陝西承制以楊

政為熙河見工經畧使吳璘為秦鳳卷三六經畧使屯內地以保蜀郭浩為廊延見同經畧使屯延安以守陝炤倚秦檜勢妄自尊大且好貸失將士心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己之

非秦檜使人誅也之曰公若曲從兩府樞密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蒼柱之性到老愈粹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見五月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

世輔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尼九族都巡檢使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臨延安長雷慶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乃密遣其客老幼長驅而北至廊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率家出城高起谷歸朝金人所及家急乃縱口世輔於夏夏主以世輔為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揭榜招兵行至鄜州吳玠遣諸樓炤於長安炤送之朝世